

§ 大謀略(1)/收權制衡

穆尼基亞山頭的硝煙還未散去。

克里提亞倒在血泊之中，三十僭主軍四散奔逃，殘餘勢力退回雅典城，另一部分則逃往厄琉息斯（Eleusis）。

這位曾不可一世的三十僭主領袖，如今靜靜躺在亂石之間，再也無法高喊他的理念。殘存的僭主軍倉皇逃回雅典城，城門緊閉，人人自危。

山坡上，色拉西布洛斯望著遠方的衛城，沒有下令追擊。

副將忍不住問道：

「將軍，只要現在進攻，雅典就在眼前！」

色拉西布洛斯卻搖了搖頭。

「城裡還有數萬百姓。今天若強攻，我們與克里提亞又有什麼不同？」

色拉西布洛斯並沒有露出勝利的笑容。

他望著北方，神情反而更加凝重。

一名斥候策馬衝進軍營。

「將軍！斯巴達援軍來了！」

色拉西布洛斯立即問道：

「誰領軍？」

「呂山德。」

軍營瞬間安靜。

所有人都知道，真正擊敗雅典的人，不是克里提亞，而是呂山德。

若這位斯巴達名將親自出手，民主派恐怕難逃滅亡。

幾天後。

呂山德的大軍抵達阿提卡。

他命海軍封鎖比雷埃夫斯港，陸軍則駐紮在雅典附近，切斷民主派與外界聯繫。

殘存的三十僭主欣喜若狂。

「只要呂山德在，雅典一定能重新回到我們手中！」

消息很快傳回斯巴達。

斯巴達王宮內。

保薩尼阿斯靜靜聽完使者的報告。

大臣說道：

「呂山德已經控制局勢，相信不久便能消滅民主派。」

保薩尼阿斯卻久久沒有說話。

他的目光停留在地圖上的雅典。

「若民主派滅亡，最大的贏家是誰？」

大臣毫不猶豫回答：

「當然是斯巴達。」

保薩尼阿斯輕輕搖頭。

「不。」

「是呂山德。」

整座議事廳瞬間安靜。

國王緩緩站起身。

「亞洲的盟邦敬重他，海軍聽命於他。

如今若連雅典都是他重新征服……」

他望向眾人。

「那麼，希臘人還會記得，誰才是斯巴達的國王嗎？」

沒有人敢回答。

保薩尼阿斯沉聲下令：

「備軍。」

「本王親自前往雅典。」

數日後。

另一支斯巴達軍隊抵達阿提卡。

軍旗上飄揚的，不是將軍的徽記，而是象徵王權的旗幟。

消息迅速傳遍雅典。

「保薩尼阿斯到了！」

城裡城外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

色拉西布洛斯正在軍帳中研究地圖，一名探子急忙跑了進來。

「將軍！斯巴達又來了一支軍隊！」

眾將領頓時變色。

「還有援軍？」

探子喘著氣說：

「不是援軍，是國王。」

軍帳內陷入一片死寂。

色拉西布洛斯皺起眉頭。

「斯巴達國王……親自來了？」

就在眾人議論紛紛時，帳外傳來熟悉的腳步聲。

阿列克西斯掀開帳簾走了進來。

他看了看眾人，嘴角露出一絲笑意。

「各位，不必那麼緊張。真正改變的，不是斯巴達多了一支軍隊。」

他走到地圖前，在雅典城外輕輕畫了一條線。

「而是現在的雅典，面對的不再是一個斯巴達。」

他抬起頭，看著色拉西布洛斯。

一字一句說道：

「現在，你面對的是兩個斯巴達。」

眾人一時沒有明白。

阿列克西斯解釋道：

「一個，是想靠戰功掌控希臘的呂山德，另一個，是不願讓王權旁落的保薩尼阿斯。」

他們都穿著紅披風，都拿著斯巴達長矛。

但他們想要的未來，並不相同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望著地圖，眼神漸漸亮了起來。

「你的意思是……」

阿列克西斯點了點頭。

「如果我們現在開戰，只會讓呂山德立下更大的戰功。

但若能讓保薩尼阿斯出面主持局勢，雅典或許還有一條和平之路。」

他停頓了一下，望向遠方斯巴達王軍升起的營火。

「有時候，真正的勝負，不是在戰場上。

而是在權力的天平上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沉默良久，終於緩緩點頭。

「好，我去見保薩尼阿斯。」

阿列克西斯露出了微笑。

「我去即可，若保薩尼阿斯要對我不利，我可以全身而退」

就在保薩尼阿斯抵達軍營的第二天，一名身披灰色斗篷的青年被帶入王帳。

保薩尼阿斯上下打量著他。

「你就是那位火鳥軍團的首領？」

阿列克西斯微微一笑。

「只是替朋友奔走的人。」

國王沒有繞圈子。

「你來見我，有何目的？」

阿列克西斯望著地圖。

「我想阻止另一場伯羅奔尼撒戰爭。」

保薩尼阿斯眉頭微揚。

「你認為，呂山德會再次屠殺雅典？」

「他會。」

阿列克西斯平靜地說。

「但真正可怕的，不是雅典再度流血。

而是呂山德若再次拯救斯巴達，他將成為全希臘最有權勢的人。」

國王沒有說話。

阿列克西斯卻知道，自己說中了。

他繼續說道：

「克里提亞已死，真正需要被制衡的人，已經不是雅典，而是呂山德。」

保薩尼阿斯終於露出一絲笑意。

「難怪有人說，你看的是十年後的棋局。」

阿列克西斯輕輕回答：

「真正的棋手，看的是下一代。」

當晚，阿列克西斯秘密離開斯巴達軍營。

夜色下，回到比雷埃夫斯。

色拉西布洛斯親自迎接：

「如何？」

阿列克西斯笑了笑。

「保薩尼阿斯願意過來談談，一切都還有轉機。」

第二天深夜。

雅典城外，一座廢棄的雅典娜神殿。

四周只有微弱的火光，沒有儀仗，沒有護衛。

只有三個人。保薩尼阿斯、色拉西布洛斯、阿列克西斯。

保薩尼阿斯率先開口。

「我不是來替三十僭主求情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沒有說話。

「我只是不希望希臘人，再互相殘殺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終於抬起頭。

「我的同胞死了，朋友被流放。我的國家被踐踏，你要我如何放下？」

保薩尼阿斯望著他。

「因為真正的勝利，不是攻下雅典。而是讓雅典重新站起來。」

空氣再次陷入沉默。

阿列克西斯慢慢走到兩人之間。

他將自己的長劍放在神殿石桌上。

劍身與石桌碰撞，發出清脆的聲音。

「今天，決定希臘命運的，不是哪一把劍更鋒利。

而是哪一個人，願意先把劍放下。」

保薩尼阿斯看了阿列克西斯一眼，率先解下佩劍，放在桌上。

色拉西布洛斯望著那柄象徵斯巴達王權的寶劍，沉默許久。

終於，他也慢慢鬆開手。

長劍落在石桌上，兩把劍並列而放。

阿列克西斯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。

「今晚放下的，不只是兩把劍。還有持續近三十年的仇恨。」

神殿外，夜風徐徐吹過。

遠方的雅典依舊燈火閃爍。

沒有人知道，正是在這個寂靜的夜晚，一場原本足以席捲整個希臘的大戰，因三個人的一次會面而悄然止息。

而保薩尼阿斯，也在這一刻，重新將斯巴達最高的權柄，從呂山德手中收回。

克里提亞看見的是雅典，色拉西布洛斯看見的是自由；呂山德看見的是霸權。

只有保薩尼阿斯，已經把目光越過愛琴海，望向遙遠的東方。

真正決定希臘命運的，不再只是雅典與斯巴達，而是那座屹立數百年的波斯帝國。

阿列克西斯縱橫列國，此時可以保住雅典民主的火種。

後記：

穆尼基亞戰役克里提亞敗亡後，斯巴達國王保薩尼阿斯（Pausanias）願意和解並恢復雅典民主的原因：

(1) 拆解將軍呂山德(Lysander)的勢力。

(2) 雅典民主派勢大，不容易消滅。

保薩尼阿斯認為：建立一個願意聽話的民主雅典，比扶植一個天天內戰的寡頭政府，更符合斯巴達利益。

(3) 避免希臘世界繼續大戰。科林斯、底比斯等盟邦對三十僭主已十分反感，若繼續支持寡頭派，可能危及同盟團結。為了一個克里提亞，把整個希臘再打一次，不值得。

(4) 波斯伯羅奔尼撒戰爭能打贏，很大程度靠的是波斯小居魯士（Cyrus the Younger）大量提供軍費。但到了 403 BC，斯巴達開始思考新的問題：接下來真正的敵人，不再是雅典，而是波斯。

小居魯士正在準備與哥哥阿爾塔薛西斯二世（Artaxerxes II）爭奪波斯王位。小亞細亞希臘城邦仍受波斯控制。

斯巴達希望把戰場轉向亞洲。

保薩尼阿斯希望：趕快讓雅典恢復秩序，斯巴達才能把注意力轉向波斯。